



說・影像時代下的族群故事・MATA獎十二週年

語ろう、映像時代の民族の物語を：MATA賞12周年

The Story of Indigenous Peoples through the Film: 12th Anniversary of the MATA Awards

文—黃冠詠（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學士班學生）

圖—黃冠詠、黃繼賢（導演）、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在數位化的浪潮之下，影像已悄然成為人們觀察世界、理解族群文化的主流途徑，無論是透過社群媒體上的短影音抑或深度紀錄片的敘事，視聽媒體皆逐漸取代了文字，成為故事呈現、表達觀點和形塑集體記憶的重要工具；一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於〈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對生產條件變革所帶來觀看習慣轉變所闡發的深刻洞見：「藝術作品在機械複製時代迎來了「靈光」（aura）的凋敝」（出自陳國永編，《視覺文化讀本》，2008）——即作品「此時此地」的存在，與其上層本真性概念的破壞，然正是這種複製的可能性，才讓藝術作品突破了菁英品味的侷限，進入大眾領域，成為更多人可以觀看、理解並重新詮釋的對象。而此類觀點對於國內原住民影音創作者來說，無疑是帶來了嶄新的突破，從過去被主流媒體以客位（etic）視角呈現的扁平化形象，到現如今透過能被快速生產、複製及傳播的媒介，原民青年得以掌握「說故事的權利」，並將自身的文化脈絡和生命經驗，以影像作為語言傳遞予更廣泛的觀眾群體，重塑內在族群認同並向外界進行價值觀輸出，試圖挑戰當下藝文界乃至社會話語固有的秩序。。

解讀MATA：發展歷程與作品賞析

「MATA獎」——大專校院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原住民族主題影音及拍片企劃競賽誕生在這樣的情境下，提供了青年們在「數位」複製時代中以影像進行對話、探索，與歷史再書寫的一個重要平臺；MATA，在南島語系民族的語言裡有「眼睛」之意，與主辦機構期待通過同學的觀察認知，拍攝、記錄有關原民文化或生活故事，讓更多青年理解、認同原民文化精神的理念遙相呼應，而這樣的命名亦恰好點出了競賽的深層涵義——藉由「觀看」與「被觀看」的互動關係，促進社會內部不同族群的相互理解，並跨越地理和語言的藩籬，讓各族群的文化走向世界。

自國民政府遷臺以降，臺灣長期受到來自「中



第11屆MATA獎動畫類首獎《一邊家族一邊鬼湖》得 同學與教育部林騰蛟次長等人合影（取自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華民族多元一體」概念所衍生之同化主義（assimilationism）的影響，在以華夏為中心所塑造的典範歷史中，做為「帝國邊疆」的原住民族，於新國家的建構過程裡仍遭遇著邊緣化的困境，或以「他者」（the Other）的形象被再現，直至一九八〇年代，臺灣原住民族運動隨民主化興起，有關正名、語言、土地、基本權利…等等議題的討論與各族群凝聚，才有了里程碑式的進展，並於一九九〇年代達到階段性的成果。在《原住民族基本法》實施九年之後，為響應多元文化教育，教育部始辦理MATA獎，向學生發起結合原民族文化進行的團隊數位創作與應用，而該屆位列榜首的作品《蘭嶼鄉朗島村女人涼台上》，便是以紀錄片的形式，從最貼近在地的視角側寫「220驅逐惡靈」反核遊行，儘管全片無任何衝突場面，卻也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與反思。

自第二屆起，因著參賽者數量的增加，

距今最近的第十一屆動畫類首獎《一邊家族一邊鬼湖》乃是以歷久彌新的定格動畫形式，重製魯凱族巴冷公主的傳說，詳細刻劃百步蛇、陶壺、祖靈柱和百合花等符號，讓傳統故事於當代媒介中獲得了新生。



MATA獎的競賽項目開始有了紀錄片與非紀錄片的區別，且在得獎作品中，我們更能看見針對個別議題的抽絲剝繭，如：第三屆紀錄片銀獎《那一天，我們上山說故事》揭示了文化資本的差距，使排灣族傳統社會中擁有較高地位者現在十分重視維繫固有的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地位較低者和年輕族群，則在逐漸適應現代生活後，優先選擇有助於其社會流動與生存的新模式，進而忽視舊俗，使雙方觀念產生齟齬；第四屆紀錄片首獎《迷跡MICI》則是借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所強調之「路徑」（routes）的眼光看待說著「宜蘭克里奧爾語」的寒溪部落泰雅族人，不再緊追當地文



動畫《一邊家族一邊鬼湖》劇照。(黃繼賢導演提供)。

化的「根源」(roots)應是何種樣貌，轉而正視文化做為不斷變化、轉譯與重組的過程(出自詹姆斯·克里弗德，《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2024)；距今最近的第十一屆動畫類首獎《一邊家族一邊鬼湖》乃是以前歷久彌新的定格動畫形式，重製魯凱族巴冷公主的傳說，詳細刻劃百步蛇、陶壺、祖靈柱和百合花等符號，讓傳統故事於當代媒介中獲得了新生。簡而言之，在MATA獎進入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後，我們所能看到的得獎作品已經不再侷限於特定主題，其製作亦從青澀走向成熟，而在社群媒體和影音串流平臺上的傳播，更開啟了一扇與觀眾對話的窗。

MATA獎與「全民原教」的距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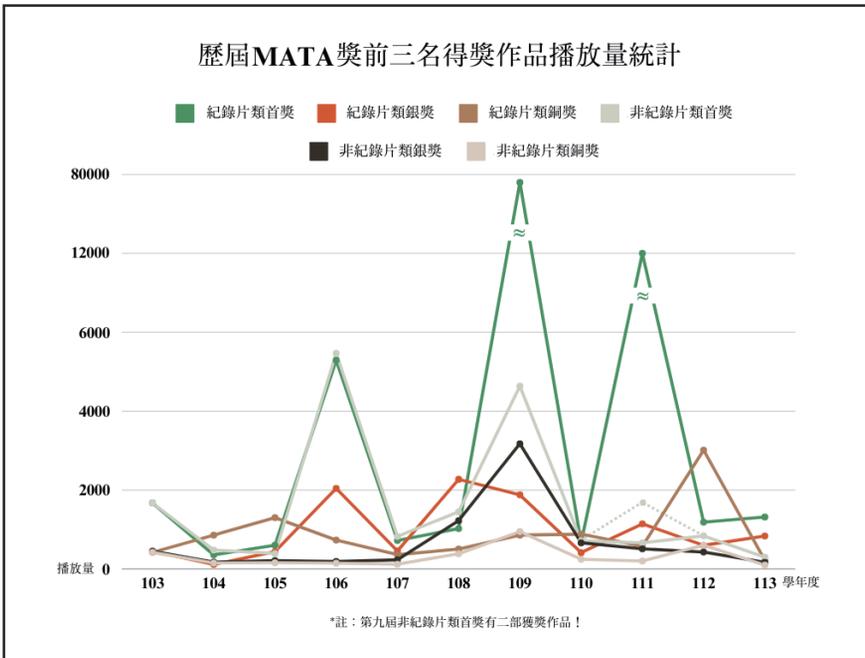
自2019年《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草案通過以來，「全民原教」逐漸成為具體的政

故而筆者於第十二屆MATA獎徵件期間，在「教育部MATA獎影音平臺」上詳細回顧了過往得獎作品的內容，並進行了播放次數的統計，欲為其推動全民原教的效果進行初步分析。



策目標，並納入了MATA獎被賦予的任務中，隨政策的推動，參賽作品的功能已不再限於文化層面的再建構，而逐漸成為衡量政策成效的關鍵指標，又以透過網際網路公開發布的得獎作品，對於大眾的影響力最受矚目。故而筆者於第十二屆MATA獎徵件期間，在「教育部MATA獎影音平臺」上詳細回顧了過往得獎作品的內容，並進行了播放次數的統計，欲為其推動全民原教的效果進行初步分析。目前，MATA獎的YouTube官方頻道約有一千兩百多名追蹤者，從2017年成立以來，曾發布過一百八十六部影片並獲得約三十五萬的總觀看次數，其歷屆紀錄片與非紀錄片類(除第一屆未劃分)

表一、MATA獎得獎作品播放量



首獎、銀獎和銅獎作品的播放次數變化，則如表一所示。

在折線圖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過去七年多來MATA獎得獎作品的播放次數有著較不穩定的發展趨勢。概觀全局，紀錄片類首獎作品的播放次數最多，非紀錄片類銅獎作品的播放次數則相對最低；在所有得獎作品裡，有兩部作品的觀看次數突破了一萬、五部作品超過四千，餘下大多數作品的觀看次數則落在兩千以下，且其中位數僅有「633次」，無疑顯示了頻道內只有極少量作品能夠獲得大眾關注的警訊。接著，筆者進一步分析不同獎項等級的觀看次數，若將各作品依得獎名次分類計算，還可知有41%的首獎作品觀看，超越了該頻道現有的追蹤者數量，比例遠高於銀獎（24%）和銅獎（9%）作品，側面證實了首獎的頭銜，在吸引觀眾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除此之外，從圖表中的

分布亦可看出，紀錄片類得獎作品的觀看次數，普遍高於非紀錄片，尤在觀看次數較高的區間，幾乎是由紀錄片類首獎作品主導，同步反映著觀眾對作品類型的偏好。

總括來說，MATA獎頻道中大部分得獎作品的播放次數與上傳時間並無相關，熱門得獎作品的族群背景與臺灣原住民各族人口多寡亦無相關，惟受網路媒體青睞的首獎作品明顯

較其他作品更能突破頻道追蹤者基數，迎來更多留言與轉發，因此，筆者認為於頻道大部分作品乏人問津的當下，MATA獎在官方、學術和教育機構之外尚需更多曝光管道，以平易近人的方式進行宣傳，才更能達成全民原教的目標。◆



黃冠詠

台北市人。2002年生。現為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學士班學生、《民族學界》編輯助理。曾任第29屆政大民族系學會《流連民族學》電子報主編、大學博物館與社會實踐計畫助理、112-2博物館展覽計與製作課程兼任講師。

目前對於博物館的權力轉移及月老信仰的當代實踐等研究主題較有興趣。